蒹葭堂雜著摘抄
西堂日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兼葭堂雜著摘抄

陸楫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蒹葭堂雜著摘抄

明　陸楫撰字思豫上海人詹事文裕公子也

我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恢復中華之正統人謂闢乾坤於再造功高湯武不足道也愚以爲此固天命聖神爲千古除兇爲百王雪恥無足異者但高皇即位改元之年已混一四海在位三十一年身致太平壽七十有一諸子二十餘人親封王爵星布海內古今帝王之全福亦我高皇一人而已

孝康敬皇后張氏孝皇配也孝皇平生無別幸與后相得甚歡后二弟俱封爵勢傾中外有仇家奏其侵民業爲莊田者上命司禮太監蕭敬刑部侍郎屠勳大理寺丞某往勘之敬與勳等俱秉公將二張家奴數人依律問處敬復命於內廷適當上與后方對膳后聞甚怒曰外邊官人每無狀猶可汝狗奴亦若是耶上亦佯怒且罵及后退呼敬曰纔所言非我本意汝得無泄此語耶恐外邊官人每聞之驚破膽也敬力辨未嘗聞於外上猶不信即遣人各以

白金五十兩賞二勘官且云偶與后有怒言特戲耳恐爾等驚怖以此爲壓驚又進士潘鐸新除給事中進一疏數日不下忽一日上退朝入內忽宣潘鐸時鐸以疾不在有同官一人代鐸跪進上面諭曰潘鐸有一疏字樣多錯我卽欲批出令其回話以其新進恐挫其銳爾汝可諭之君父之前何其不愼也鐸聞感懼又都察院左都御史戴恭簡公珊爲上倚任甚切公久有疾乞休不允以兵部尚書劉忠宣公大夏爲上所信任特俛其代言于上一日忠宣奏事畢附奏曰戴珊病篤願陛下姑放歸以延其生上從容問曰此汝自言抑珊俛之言耶忠宣對曰不敢欺此實臣往視珊疾珊力俛臣言爾上卽曰汝爲朕致意天下尚未平珊何故欲去耶忠宣以告珊珊感泣不復言去竟卒于位

論治者類欲禁奢以爲財節則民可與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儉則一人或可免於貧自一家言之一家儉則一家或可免於貧至於統論天下之勢則不然治天下者將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觀天下之勢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爲生其地儉則其

民必不易爲生者也。何者。勢使然也。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吳俗之奢。莫盛於蘇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繡者。不知其幾何也。蓋俗奢而逐末者衆也。只以蘇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時而遊。遊必畫舫肩輿。珍羞良醞。歌舞而行。可謂奢矣。而不知輿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幾。故曰。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若使傾財而委之溝壑。則奢可禁。不知所謂奢者。不過富商大賈。豪家巨族。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紈綺奢。則鬻者織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謂通功易事。羨補不足者也。上之人胡爲而禁之。若今寧紹金衢之俗。最號爲儉。儉則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諸郡之民。至不能自給。半遊食於四方。凡以其俗儉而民不能以相濟也。要之先富而後奢。先貧而後儉。奢儉之風。起於俗之貧富。雖聖王復起。欲禁吳越之奢難矣。或曰不然。蘇杭之壤。爲天下南北之要衝。四方輻輳。百貨畢集。使其民賴以市易爲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見於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於奢。使其相率而爲儉。則逐末者歸農矣。寧復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處海濱。四方之舟車不一經其地。

諺號爲小蘇州。游賈之仰給於邑中者。無慮數十萬人。特以俗尙甚奢。其民頗易爲生爾。然則吳越之易爲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濟之耳。固不專恃乎此也。長民者因俗以爲治。則上不勞而下不擾。欲徒禁奢可乎。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國朝成化、弘治間。大學士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同朝。雅相敬愛。劉北人。器度嚴毅。在內閣凡事獨秉大綱。其學問不事博洽。丘南人。則博極羣書。爲一時學士所宗。所著有大學衍義補等書。一日。劉對客論丘曰。渠所學如一倉錢。幣縱橫充滿。而不得貫以一繩。譏其學無大綱也。丘公聞之語人曰。我固然矣。劉公則有繩一條。而無錢可貫。獨柰何哉。士林傳以爲雅謔。二公雖名位相抗。而劉相孝廟二十年。碩德重望。卒受顧命。稱本朝賢相。丘之所就。似爲不逮。相業豈以博洽爲貴哉。

自隋設進士科。至宋則定甲第。其第一甲賜進士及第。或二十餘人。及國朝我太祖高皇帝定制。進士第一甲。例取三名。釋褐日。卽授翰林修撰編修等官。儲之館閣。以備台輔。其重無以加矣。然讀蘇老泉之文。有曰。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十餘年。未有不

爲兩制者。豈宋時第一甲進士雖多。而銓選資序。或亦以三人爲重。國朝之制。亦祖其意而爲之與。然不可考矣。

邑先達有沈雲者。字子龍。以鄉進士就教擢國子學正。夜忽夢一婦人。囚服再拜曰。妾名迎春。以冤抑入死獄。公其爲我釋之。沈不知所謂。及丁外艱歸。服闋。上天曹補選。復夢如初。已而除授河南汝寧府通判。到任與諸僚就公宴。忽上司委一獄詞來勘。太守方宴畢。卽謂沈曰。有婦人迎春死犯事。君初政當一審鞫之。沈愕然道前夢。諸僚皆以爲異。遂爲此婦白其冤。復審知此婦入獄未久。計得夢時。其婦尙未獲罪也。吉凶事前定類如此。

本朝不設丞相。惟翰林官遷至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禮絕百僚。人稱爲宰輔。自設科以來。由狀元至內閣者。尙書胡文穆公廣。太傅曹文忠公鼐。少保陳公循。太傅商文毅公輅。學士馬公愉。太師彭文憲公時。太傅謝文正公遷。太保費文憲公宏。太保顧文康公鼎臣。僅九人。狀元年最少者。卽費文憲公。登第時。年二十。最長者曾彥登第時。年五十四。

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自周以來。不設專官。爲大臣兼秩。俱文階之極

也。本朝自高皇帝革丞相陞六部爲正二品。故職官以尚書爲極。三公秩正一品。三孤秩從一品。俱爲大臣加官。然三公惟公侯伯才望顯著統兵掌府者乃得遞次加之。文臣內閣大學士及六部尚書。其加秩則周流三孤。止於少師而已。歿則方以三公爲贈官。天下政權。皆出文臣。右文而左武。自然之勢也。故朝廷法不得不借加秩以低昂之。此祖宗之深意也。三公以太師爲極。自開國迄于今。文臣贈太師者。尚書三人。蹇忠定公義。儀忠襄公銘。王端毅公恕。內閣大學士十二人。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李文達公賢。萬文康公安。劉文穆公吉。彭文憲公時。徐文靖公溥。李文正公東陽。劉文靖公健。梁文康公儲。張文忠公孚敬。共十二人。餘贈太傅太保者不能紀。

尚書吳文定公寬。字原博。號匏菴。蘇之長洲人。少有異質。屢試於鄉不第。年三十餘。得充邑庠貢。務博學。攻詩文。不專治舉子業。決意不就場屋。偶於一士大夫家。作聽鳥軒記一篇。懸之堂上。忽一達官見之。稱羨不已。問其人。主人以實對。達官乃苦勸之就試。公從之。遂舉于鄉。壬辰試禮部第一。廷試狀元及第。仕至禮部尚書。文章器識。爲館閣名臣。所著有匏菴集行

於世士之通塞信有時也又公少有介行聞于鄉偶百里外一富家主方幼有母在延公爲館師其家有女及笄窺見公姿容心悅焉朝夕輒以肉羹遺親婢竊通意於公公恐見汚乃求見其主母懇以他故解館去人扣之公終不言及後其女故公晚年始道此以訓示子孫其厚德如此

沈周號石田吳中名士也博學工詩畫放浪山水間隱居不求仕進晚年嘗有詩戒其子云銀燈剔盡謾咨嗟富貴榮華有幾家白日難消頭上雪黃金都是眼前花時來一似風行草運退眞如浪捲沙說與吾兒須努力大家尋箇好生涯雖語涉俚然亦有意趣可誦及易簀時口占一律云了卻平生事已休又承仙詔赴瀛洲清風明月人三箇野草閒花土一坵夢短夢長終是夢愁多愁少終成愁于今大寐茫茫去不管人間春復秋詞意淒婉聞者爲之墮淚又晚年一感興詩云今日殘花昨日開思量年少總成埃數莖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終是夢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俱直寫性情不假修飾

本朝靖難死事之臣。以天台方孝孺爲首。孝孺博學宏材。少時嘗過嚴陵釣臺。有古詩一章。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尙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幾。卻向桐江釣煙水。此不獨工於詩。亦天下第一等議論也。

本朝兩畿十三省鄉貢士。俱有定額。雲南貴州二省。以夷方地僻。解額獨少。二省鄉試士。俱合試于雲南。共五十五名。雲南三十四。貴州二十一。其後貴州士若干。就試於雲南。嘉靖丁酉。巡按御史王杏。題請乞分科。詔行之。是年雲南解額增至四十名。貴州解額增至二十五名。共增十名矣。湖廣解額八十五名。庚子。撫按合請于朝。以湖廣乃今上龍潛之地。皇考獻皇德化所及。乞增額。詔增至九十名。本朝愼于舉士類如此。

太師劉文靖公健。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在翰林二十餘年。成化末入閣典機務。又二十年。官至少師、大學士。老成忠直。海內翕服。弘治末。受孝皇顧命。正德初元。以逆瑾將用事。公懇疏乞休。歸田時。年七十四。家居蕭然如布衣。坐一帷中。不問門外事者十餘年。享年九十四而卒。子東。弘治丙辰進士。本朝卿輔。德望福壽之隆。無與爲比。嘉靖初。太師、大學士楊一

清號遂菴家君嘗受業者才略蓋世所在輒有政績故事不由翰林不得入閣本朝雖有數人然皆出自特恩簡用不得爲例公其一也已而歸田年七十餘今上特起公於家改兵部尚書兼憲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文靖文靖出見公辭色甚倨佯問曰我記汝亦曾爲閣老耶公隨問而對文靖曰既爲閣老而復出作總制內閣體統爲汝一人壞盡矣公亦細云朝廷簡命不得不赴文靖仍曰進止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命二孫陪茶楊公大慙而出文靖雖辭嚴誼正然覺太峻雖下此恐不能當況勢位頡頏者乎第楊公服義能受先達正言皆盛時事也近世一登樞要雖先輩長者亦皆曲爲面諛以取容悅而後生得志祿位相抗便不能受正言於人遂使世道愈下古誼不復二公遺響遐哉不可及矣

嘉靖己丑遂菴楊公爲首相上倚注甚切時議禮諸公受知于上相繼登樞要尚書霍文敏公韜時爲詹事忌公尤切特疏劾公上大怒削秩賜罷文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一網打盡有大學生孫育公之鄉人也受恩久百凡家蠱公保護如子弟公在相位援育入文華殿供事以書寫資勞例得受京職時亦以公黨與恐遭斥逐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呈於文敏以求

自解。不意數月後。以暴疾卒於家。其子奉柩還。公猶易服弔其喪。其子跪泣曰。人子固不敢言親過。但悖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願公無弔。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爲人所陷。波及汝父輩。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禍耳。吾獨不能諒之。是吾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雅量。

太保費文憲公。年十六。領癸卯鄉薦。赴試禮部。道經呂梁洪。時公從父某爲主事。有事於此。一見公。卽曰。吾姪此行不第。當卒業北雍。公愕然問故。答曰。近得一夢。吾見姪在北監領籤出館。籤上寫彭時二字。彭公狀元宰相也。吾姪勉之。已而公是年果不第。卽入北監讀書。專事博洽。以資策學。至丁未。果狀元及第。官至少師、太學士。計得夢時。彭公尙在。及後彭公卒于官。謚文憲。公以嘉靖乙未再召入閣。亦卒于官。謚亦如之。二公不但科第祿位偶同。雖考終賜謚。如出一轍。亦異矣。

古者天王教世子。必齒讓於學曰。有君在則禮然。有父在則禮然。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王魏不死建成之難。後之君子猶或宥之。謂宮臣亦天子之公臣。非太子之私臣也。自漢以來。

先王之法。變易殆盡。而羣臣於太子。未聞有稱臣者。此綱常大義也。我皇明治教卓越百王。獨高皇晚年欲崇重東宮。制令百官奏事東宮者俱稱臣。自是天下司府州縣。每歲逢聖誕。有萬壽千秋二節。是分明二上矣。恐先王垂世立教之意不若是也。又喪制。古者父在而母服齊衰杖期。父死然後爲母如父服。此嚴祖敬宗之大義也。至唐武后與政時。上便宜十二條。其一欲令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爲罔極之恩一也。雖制與父同。然猶不敢服斬衰。沿於宋元不廢。猶知有大義也。至本朝則父母之服不分存亡。俱服斬衰矣。獨祖在。嫡孫爲祖母不承重。尙沿舊制。爾庶子以官秩受封。嫡母在者。止封嫡母。生母不得受封。此亦厭於嫡母之義也。至於嫡母在而生母亡。又仍服斬衰。與嫡母同。於義乖矣。且我高皇嫡庶之辯甚嚴。親王及正妃年五十無子者。方許立庶長爲世子。故今建儲之法。亦必立嫡。然東宮登極。雖正后在者。生母卽並尊爲皇太后。無復有厭於嫡母之義矣。此制、三代以上不可考。自漢以來。無有不沿此制者。按先王重嫡之法。則天子生母厭於嫡母者。止宜尊爲皇太妃。嫡后崩。始宜追尊爲太后。則大經正矣。此皆綱常之重者。使復古之主出焉。稽經按禮。著爲定典。以

正萬世之大經。其功豈小補哉。

每見館閣諸先達。對後學縷縷道國朝典故。先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見國朝前輩。抄錄得一二事。便命不肖熟讀而藏之。蓋士君子有志用事。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濟。此先儒所以貴練達朝章。而魏相條晁董之對。特見重於朝廷。良亦爲此。朱文公有言。知古不知今者。葉正則也。知今不知古者。陳同父也。既知古又知今者。呂伯恭也。今世學者儘有務爲博洽。不究心當代事故。一問及朝廷典故。及一代之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衆。恐其見諸施爲。自多窒礙。宜識者目爲俗學。無足怪者。

海邑士有楊學禮者。別號東濱。少負文學。竟落魄不第。與家君學士爲忘形交。予童時嘗憶其春興詠一絕云。菖蒲枸杞滿庭栽。書閣垂簾半掩開。蛺蝶不嫌春色澹。隔牆飛去又飛來。頗有天趣。又晚年和家君秋興一律云。風物蕭疎兩鬢絲。感懷常在夜深時。心灰未冷金猊熱。首級無功鐵馬悲。杜宇敢言遊子怨。芙蓉空帶美人姿。山家自有陽春調。不與多才宋玉知。亦可謂寫出心事矣。

吳中名士陸楠登鄉薦上南宮不售歸過揚州鈔關有部官司關欲稅其舟楠投一詩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伺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幸有明王不稅愁其官見詩迎而禮之下第士聞者爲之絕倒

嘉靖庚子予自京師還過淮陰漂母祠見題古詩一絕於壁間有云賢哉一飯恩千載猶廟食如何漢諸陵寂寞生荆棘吁可以志感矣

予嘗有理外之論物外之想人稱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所謂四海者今中國以交廣爲南海遼渤爲東海西北二海則隔絕夷虜不知所在予嘗狹隘中國我皇明疆域不減漢唐盛時而今京師之北不五百里便爲大漠天子獨以三面控制萬里其西域北虜所占又不知其幾何然則四海之內天子所統馭者或不及十之一二未可知也昔人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尊親不過誇揚之爾非實錄也每恨初開闢時天分華夏何不環四海以爲家四面皆數萬里無山川沙漠之限隔盡爲平陸撤華夷備禦之勞則君相代天撫治當千百年雍熙而不變豈不快哉抑豈造化之氣不齊而華夷險阨正所以警戒人君

以神上天予奪之柄。如予所擬。則有驕奢之主。如隋煬、陳後主者出焉。雖環海爲酺。生民盡爲糜滅。而人亦莫之禁矣。此造化開闢之意也。雖然。後一元數盡。復混沌而開闢。安知不如予所擬耶。又嘗謂生人貧富不同。盡由衣食。尤費天下之民生者。粒食也。惜天之生人。百骸諸臟皆具。何不別生胃臟。令人飲水而生。土地所產。惟植桑以供蠶繅。植茶以解燥渴。植梗楠諸材以爲宮室。使奇花異卉遍天下。不復知有五穀。則生人無甚貧與富。而逍遙逸樂。皆可以永壽。豈不快哉。何獨以五穀之費。萬累皆從此起。五味之入。百病皆從此出。上有吞吐之勞。下有便溺之汚。一何其煩勞之甚也。抑豈造化將役人於不靖。必使勞勞擾擾。俾萬有不齊。方成世界也。又安知一元數盡。復混沌而開闢。不果如予所擬也。好事者聞予二說。每爲一捧腹云。

今世士大夫居鄉居官相反有二事。好名者居官時。頗能以志節自勵。人皆信之。及其退而居鄉。則掊克里閈。邀結守令。以求富其家。甘爲鄉人所賤惡而不恤。貪利者或居鄉時。巧飾清謹。求爲鄉黨自好。至於居官。則饕取盈溢。忍棄繩檢。甘就黜落終身。自以爲得計要之皆士

風掃地。習俗澆漓。乃有此等士大夫。予嘗觀羅一峯先生丙戌初及第時。有家書一封云。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別後想得安康。倫別無他囑。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只求飽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汚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只在父兄子姪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弟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南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慫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治國。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尙鬬爭。不肆強梁。不敗鄉里。不淩宗族。不擾官府。不尙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敬其

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與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憫。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不可放起。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不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能自保乎。戒之戒之。若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子。但中間有等無知子弟。不才奴僕。則須治之以官耳。叔父須戒之。愼勿以吾言爲迂也。其志

節如此。居鄉可知矣。又有爲懷慶守謝世修作諭屬文一篇云。聖主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莫如令。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於一邑。守民父母於一郡。所以父母之者。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饑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興之焉。知其害而興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於彼之服也。而爲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黃卓魯者。眞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於古人哉。方其含哺畎畝。鼓篋庠序。見貪墨賊民者。輒攘臂切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眞可翊翔古人而犬豕若輩也。及一旦綰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勢利之薰灼。妻子之浸灌。淫朋比友之慫慂附和。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嗜髓。肆然不知其可恥且惡也。囊帛櫃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阡。以買居則大廈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

矣。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爲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爲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爲昆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免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者。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哉。迺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以爲祖。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爲吾屬者。尙監於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己。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勤蒞事。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寮。以仁恤民。以寬容衆。則庶乎可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國有明憲。予罔攸貸。其母悔其志節如此。居官可知矣。近有薦紳士。將二書鋟梓。傳播四方。予每懸之中堂。時一讀之。未嘗不擊節竦服。彼如前所云者。觀此足以自愧矣。

方洲名石。字實夫。四川遂寧人。嘉靖戊子首解於蜀。己丑賜進士及第第三人。年方二十五。至壬辰歲上疏。論時政四事。忤旨謫戍。未幾。蒙恩釋歸。先文裕公當蜀左轄時。嘗刻劉知幾史

通因索方洲序之。方洲清節碩學。久負時望。予嘗搜先稿。見方洲詩一律。蓋獲邸報見薦刻。因有感而作。聞道天邊有薦書。遙思往事渺愁予。疎才貢誼堪長謫。多病相如喜索居。但得紅霞生瓦甑。不須丹鳳到茅廬。天王遠識孤臣僻。一任飄零賦子虛。予每愛而誦之。可以想見其人矣。

先文裕公以祭酒在講筵面奏。外謫將十年。乃自外藩內補。尋復翰林。奉命與尚書張文定公邦奇同修玉牒。日事館閣。頗承聖眷。辛丑自陳得歸。未幾。文定亦南擢。越二歲。上在西苑。語大學士石門翟公鑾。以翰林無人。因問張邦奇、陸深何在。翟以實對。上曰。二人才識何如。翟對曰。陸遠過於張。上曰。我記他曾出作提學官否。翟曰。是外謫遞遷。上復曰。是桂萼害他。桂、太傅文襄公也。往在內閣。以先公面奏忤意。因下石。不意蒙聖明洗過。記憶如此。子孫犬馬何以爲報耶。

常熟楊夢羽。名儀。別號五川。官至按察副使。學頗該洽。未達時。曾題詩虎丘山。有一聲黃葉楚天秋之句。先文裕公爲史官時。嘗登臨見之。愛焉。偶過蘇。見有極道夢羽之學者。因爲先容。

先公云是一聲黃葉楚天秋楊秀才耶願見久矣遂握手極歡而別後嘉靖間嘗同朝相與尤厚

我太祖高皇帝生二十四子傳至今百八十年矣除以事削籍外尚存十五府及列聖所封親支星布海內共三十三府今玉牒幾十萬口因我高皇崇重後裔自親王初封支庶至八世方止于奉國中尉秩猶從六品並糜廩祿經賦不繼將軍中尉之家苦於關給失時不霑實惠至貧窘不能自立慕庶人作商賈而不可得識者之憂非一日矣但祖訓昭赫誰敢輕議予書生懷杞人之憂每竊仰屋長算爲經久之策僭書于此俟英君賢相采擇焉夫高皇以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世次分八位其制甚詳今就第一世爲初封親王許嫡子孫世襲初封者每歲支祿米二萬石襲封者一萬石除嫡長子封親王外餘子皆封郡王每歲支祿米二千石自第二世以下皆如制不易外若郡王之子則嫡降一位庶降二位如郡王長子爲鎮軍餘子則爲輔軍鎮軍長子爲輔軍餘子則爲奉軍輔軍長子爲奉軍餘子則爲鎮尉奉軍以下同至奉尉則自親王以來爲五世當斬其餘不分嫡庶俱稱宗庶人每月支祿米五石

若有志讀書者。依照民間俊秀。一體送入學校。聽其科貢出身。倣藩親不得內補例。稍爲限制。其餘遷擢黜革。悉同異姓。以示至公。有欲商賈四方以自給者。亦聽從有司關給路行以行。回籍之日。付本府長史司驗引發落。送有司附册塡註。以憑撫按刷卷類查。仍啓王知。許其朝見而退。以篤親親之義。生女則郡主以至鄉君。例有五等。亦宜遞減常祿之半。以益宗支。此則隆大宗而殺支庶。爲宗室者亦不得而生怨也。如此則不必別爲之制。而天下祿米。較之往日。可省數十倍。十餘年。及減損既多。常賦可給。則請特勅有司。務須按時關給。俾害實惠。而其爲士爲農爲商。亦各聽其自便。如漢唐之世。則宗室之人。視向之苦於束縛而不暇自給者。今必欣然樂從之矣。苟不行此法。而天下有不坐困至於無策者。吾未之信也。

皇朝輿地。前古無比。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一事。堯舜時。冀州爲王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爲職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之不爲害者天幸爾。萬一洚水。不如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徐武功在史館修何尚書文淵事。賦詩曰。温州太守重來歸。昔何廉退今何違。卻金館在已如掃。掩月堂寒空掩扉。人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老夫忝秉春秋筆。不作諛詞取世譏。

西堂日記

楊豫孫撰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西堂日記

明　青浦楊豫孫撰

古詩云。百年三萬日。有能全受三萬日者。幾人哉。童兒戲豫。暗撇十年。稍卯便習章句。以至學校之比較。棘闈之奔走。又明去了二三十年。中間有能用力於仁者。能幾時哉。夫子自衛反魯。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二十八。曾子最少。皆已卓然爲儒。就今觀之。彼何人哉。此何人哉。今人登第。大概三四十歲。人方有一二知向學者。古之學者。先學而仕。故兩得之。今之學者。既仕方學。故兩失之。然就三十登仕者言之。若肯勵朝聞夕死之志。學到五六十歲。亦必稍別於流俗。奈何志之不立也。恁地悠悠。消受歲月。

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者人之本。人纔反本。便知乾父坤母之義。知天便是人。仁便能孝。未有仁而不孝者。若止言孝。則未必有仁也。人之愛父母也。以其爲身之本也。乾坤與父母初無二本。故曰事天如事親。知得一本。則虞舜曾參。原無天人之別。訂頑正欲發此。又被解得分析。今人

說孝曷嘗知有本來。只是從幼見人親愛父母也。去親愛父母。豈有徹上徹下之道。便做得成時。祇到得薛包王祥。更無進步。所謂可使由之者也。孔子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說仁孝者。莫辨於此。

古初生民。大較與天相近。堯非親。桀非疏。人之不能分天。猶魚之不能離水也。故動必本天。言必稱天。非以下合上之意。中古聖人。替以道字。本欲易曉。後人卻只在道上求。便覺與天稍隔一塵。沒世幷道字不識。支離叐雜。日日戴皇天履后土。不知天地在於何處。所以人小而天大。遂謂禮樂爲顯。鬼神爲幽。肝肺爲內。耳目爲外。几席爲近。燕貊爲遠。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在何處。

人之一身。卽理也。深愛己者。須先識己。識得在己。何暇奉人。今人爲不善。欲害人爲穿窬。非本心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取勝於鄉黨之間。故爲人而冒爲之。其爲善者。不忮不求。亦非本心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酬士大夫之義。故亦爲人而強爲之。是善固爲人。而不善亦爲人也。孟子曰。人役。莊子曰。謏人。此輩是也。率性之理。有何光焰。有何聲采。天下之至淡在焉。今人祇爲

世情束縛。不能埋頭反己。埋會性分。只是揀題選事。供奉它人耳目。竟與自家無干。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性無善不善。所謂人生而靜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性。張子曰。性未成則善惡混是也。其有善者。是繼之者也。所謂元者。善之長無對者也。性體空洞。何嘗有孝弟來。孝弟者善之有徵而易見者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知善也。非知孝也。有知則有善。無知則無善也。是習之初也。由是而稍長。而有妻子。而慕父母。是習于善。以保其善也。由是而慕少艾。而妻子。以慰父母。是習于不善。以喪其善也。其習爲善者。固此知識。其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知識卽性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民可使由之順帝之則也。不可使知之不識不知也。民用智則不能由聖人以人治人。用智則鑿矣。夫人安之難。起之易。聖人不使知之安之也。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是以知爲明之也。

古之學者必有宗。學無宗則無以一道德。孔子旣沒。此時當立宗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正

此意也。時年長莫如子貢。學醇莫如曾子。然子貢又獨居三年。曾子年最少。惟有若年亞子貢。而學亦大醇。故門人多宗焉。使曾子稍能推之。則宗立矣。七十子之徒。朝夕相依。各陳孔子之業。則微言豈易絕哉。惟失此舉。其後子夏居魏。子張居陳。子貢居齊。漫無統一。闕里散後。諸賢再無麗澤之資。西河之人。疑子夏爲夫子。而荀況莊周吳起田子方之徒。皆學於孔子。而自爲偏見。惟其無以就正之耳。漢時五經師傳最盛。有數百年之宗。彼經術耳。且以有宗而傳。我孔氏之道德。再傳而失之者。宗之散也。余觀有若言行。如魯論檀弓所載者。最爲近道。其論夫子出類處。比之宰我子貢以聞見品題者自別。故家語有古道之目。左傳有稷門之望。其沒也。魯悼公弔之。魯論一書。出其門人所記。爲萬世準繩。後世只爲四科無名。又被史記說得鄙陋。而孝弟行仁之義。記者之詞。不達其意。遂與伊川象山有異同之說。不得列于十哲。今躋子張而詘有若于東廡。反居原憲南容之下。豈禮也哉。必有能正之者。

周公不之魯。次子世爲周公於幾內共和是也。周之周召。世爲三公。猶魯之三桓世卿也。故曰。季氏富於周公。非謂文公旦也。

異哉。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之喪。其妻哭之哀。母以爲子之好內也而責之。子之好內。以訓其生。則可也。若夫沒而哭禮也。蓋穆伯之喪。穆姜以有禮稱。然而皆枝葉也。居夫之喪。而往來于季康子之家。嘵嘵辨論忘之失。而撓婦之得。檀弓國語皆喜稱之。豈草蟲卷耳之義。相君孟姜之節。爲非禮乎。且曰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以爲有不夜哭之禮。夫寡婦不夜哭。以男子之殯必于正寢。夜行不便。故輟以待旦。非如漢人所謂避牀第之嫌也。古者哀至則哭。何朝暮之有。枝葉如此。本根之撥可窺矣。

鄉飲酒爲賓興而舉。雖曰鄉飲。實王朝之禮也。故其樂歌。先王事。後家事。始歌四牡。皇皇者華。鹿鳴臣道也。次南陔白華。華黍子道也。次間魚麗。由庚嘉魚。崇丘南山。由儀自臣道而推之。治國之事也。次合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蘋采繁。自子道而推之。齊家之事也。至于鄉射則州長所以演其鄉子弟而未及於王事。止歌關雎以下而已。蓋臣子之筮仕。必有先公後私之心。然後有事可做。此聖人之意也。

有角求齒。則終身憂不如馬。而不知已有觸虎之資。有翼求足。則終身憂不如獸。而不知已有

凌霄之樂。故鳳不慕鶴。竹外無餐。鶴不慕鳳。得魚而止。江河亦土也。得水以名。未嘗有水。水流相禪。一瞬不居。非江河之有也。人見江河之多水而孰知非其有哉。惟其不有。是以能生負舟充查寸。蕃魚長龍。爲世之需。池沼者有其水者也。故留之。水性不遂而生道息。故曰江河競注而不流。

生之謂性。性卽氣也。言氣則不必言性。伊川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是二性也。剛柔氣也。卽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皆性也。試以不善者言之。剛之惡必爲強梁而不爲陰忮。柔之惡必爲陰忮而不爲強梁。其強梁陰忮者習也。其不能互爲者。以其根于性也。使其人一旦幡然焉。則剛者必爲爽闓而不能爲縝密。柔者必爲縝密而不能爲爽闓。是亦性矣。故曰善惡皆天理也。

三代而上。體統正。論議明。不惟君子有所用。雖小人亦有用。性非瓦礫。雖小人亦有寸長可用。上有主張之者。則亦揀庇其醜以技奉上之欲。今之星卜醫巫。皆出羲農。豈其自爲之算五行嘗百草哉。亦衆人之能也。後世則不然。不惟君子無以展布。雖小人亦無以展布。彼小人者。雖

無恁大見識。就有所蘊亦必平生之志。欲有立於天下。但秕政之朝。蹊徑不一。內以彌縫婦寺之間。外以揣摩人主之隱。精神心術。竭盡於此。以博其富貴榮寵之私。幾時能展布其平生之一二人。見李林甫在位十九年。以爲志無不行。不知幾時行得一事。蓋其精力機巧。能使祿山愜服。假使得用其才。亦足以制范陽之命。然其心方內蠹君慾。外亢楊釗。晝夜之力。窮於蹊徑。何暇得少用其才。嗚呼。鼓舞作用之人才。非聖人其孰能之。

人畜羊豕。逐豺虎。善惡至明矣。其所謂善惡。抑物之情耶。人之情耶。羊豕以其利於己也而愛之。豺虎以其害於己也而憎之。非天之生物。果有所擇也。天之賦物。惟有生理。騶虞之不殺。豺虎之食人。總是率性。于人有何恩怨。但烏獸不可與同羣。爲人計者。惟遠之而已。周公驅猛獸。程子放蝎。皆不殺之。此處須理會。天之生人生物。是生理也。其爲人爲羊豕爲豺虎。是各正性命也。豺虎而不吞噬。則何以爲生哉。且人之畜羊豕也。豈惟愛之。亦噬之而已矣。佛戒殺。聖人不戒殺。此處難着愛憎字。或曰人之食烏獸也。亦大之噬小與。余曰大豈能噬小。鼠之食肉。烏之啄牛繩蚋之食人。豈盡噬小哉。此理相循無端。人不能泥。泥則無易矣。

方長不折。非止愛物。只自養仁。不獨賢者有此心也。今人見折花捋蔬便自不忍。及斬刈合抱。就以爲當然。了無顧惜。其不忍之心。沒于見材之可用也。有欲故也。惟有欲。便不能充。

芒種至十一月中而又盈小滿者。盈數之極也。然益起冬至。損於春分。至小滿而損極。交芒種而又益。小滿者。盈之極。亦損之極也。盈損之數。各八百四十八。故曆有小滿無大滿。

文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余亦曰。胡亥愚而秦世滅。非焚書之罪也。五胡興而晉室亂。非崇玄之罪也。佞臣多而梁國亡。非達摩之罪也。今人不知學。妄引國家之治亂。藉口近於把持。

武后盜國二十年。把持豪傑不能有爲。亦老於權術矣。夫豈不知與子之足以善其後。又豈不知姑姪母子之親疎也。彼年未三十。便握國之柄。惟其握之久。所以釋之吝然。非倚諸武則不足以制廷臣。非啖以諸位則不足以致承嗣。三思之死力。佯爲易性受命。絕天下之圖己。盧陵廢而不終廢。復而不全復。皆術也。蓋其壯也。藉諸武之力以久其權。一日彌留。不屬之己子而誰與哉。而承嗣以儲議未就。至於發憤病死。李昭德王及善之徒。嘵嘵然與后爭姑母之親疎。

或死或爭。徒足以供此姥一笑耳。或曰狄文惠無力歟。曰文惠之所可貴。惟其有存唐之心。而唐實未嘗亡也。但后之意尚在中睿之間。其專主復辟。則文惠之力。

貓不啜錫。非甘之不至也。蟲生藥裏。非苦之不足也。

銅爲錢則人愛。爲印則人畏。爲足爐漱盆。則翁媼皆役之。非性有美惡。置之者何如耳。于我何加損焉。

楊公爲楚中丞。當時最爲徐文貞所知。生平熟于國家掌故。以暴疾集不傳。茲得之萊峯先生所抄繼儒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兼葭堂雜著摘抄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蔡仲宣）